

以後再也看不到特效大片了？

「快跑，這幾年不建議新人入行。」
「The Mill倒閉了，我的情懷被碾碎了……」
「在四家公司工作過，三家都倒閉了……」

2025年2月底，動畫電影《哪吒2》正在中國的電影院火爆上映，很多人被其中絢麗的視覺效果所震撼，也開始對視覺特效這個行業產生興趣。但在社交網站上搜索一下，人們就會發現，在海外，視覺特效行業正在經歷一場嚴重的風暴。2月底以來，網上陸續出現了不少在歐美公司工作的視覺特效藝術家的留言，他們沮喪地講述著自己被裁員的經歷，或是抱怨著行業本身的危機和困難。這些言論，是由行業內的一則重大新聞引發的。當地時間2月24日，美國著名文化雜誌Variety報道稱，視覺特效公司MPC的母公司特藝集團（Technicolor Group）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，即將關閉。該集團宣佈，他們將關閉旗下的四家視覺特效公司，分別是主打電影視覺特效的MPC，以廣告特效製作為主的工作室The Mill，主營動畫片製作的Mikros Animation，以及為遊戲提供藝術設計服務的TechnicolorGames。

在上述公司中，MPC公司的關停對電影行業的影響最為嚴重，因為它是好萊塢、迪士尼等影視巨頭的重要合作方。作為一家頭部視覺特效公司，MPC曾為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電影、《007：天幕危機》、《速度與激情6》等知名影片製作視覺特效，2024年年底剛剛上映的電影《獅子王：木法沙傳奇》的視覺特效也有MPC的深度參與。沒有人能想到，這家「中流砥柱」一般的公司會面臨這樣的結局。而根據社交媒體上的聲音判斷，MPC等公司旗下的絕大多數員工對公司的問題事先並不知情。因此，媒體估計，受關停事件影響，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視覺特效藝術家都將面臨突然失業的風險。

實際上，被「倒閉潮」影響的大公司還不止這幾家。近年來，受到企業併購、現金流問題、好萊塢編劇罷工等因素的影響，很多知名視覺特效公司早就已經選擇了關閉，其中不乏手中握有知名作品的公司。在特藝集團公佈財務問題的前一天，2025年2月23日，加拿大著名視覺特效工作室、製作過《小王子》等動畫影片的工作室On Animation宣佈關閉。更早些時候的2024年7月，參與製作電視劇《愛、死亡和機器人》特效的英國公司Axis Studios也宣佈破產。正如特藝集團的CEO卡洛琳·帕洛特在發給員工的郵件中提到的那樣，整個行業突然來到了一個「非常艱難的時刻」。而在未來，視覺藝術家們是否會面臨更大的生存危機，尚無從知曉。

下遊行業的無解困境
視覺藝術家黃絢在美國生活多年。最近，她在社交媒體上「特效巨頭Technicolor

瀕臨崩潰」的帖子下面表達了自己對視覺特效行業的看法。在她看來，這場「倒閉潮」在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苗頭。用她的話說就是，業內的很多小工作室早已「寸草不生」了，只是這次事情發生在了大公司，才被更多人注意到。黃絢曾就職於美國知名的視覺特效工作室FuseFX，曾為《美國恐怖故事》等美劇製作視覺特效。在她看來，FuseFX屬於中等規模的企業，福利也比較完善，能夠為藝術家們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。不過在2023年，黃絢所在的FuseFX集團在一系列併購的基礎上改了名字，並把原來的FuseFX公司的業務併入了加拿大的一家姐妹公司。這樣一番操作之後，原來的FuseFX已經不存在了，黃絢因此也失去了這份穩定的工作。

在黃絢看來，視覺特效公司「倒閉潮」的導火索，就是2023年5月開始的好萊塢編劇大罷工。當年5月2日，美國編劇工會（WGA）因為薪資和人工智能等問題，開始和美國電影電視製片人聯盟（AMPTP）展開談判，談判失敗後，編劇工會宣佈開始罷工。這場規模浩大的罷工一直持續到當年9月底才正式結束。對於處在影視行業上游的編劇們而言，罷工可能僅僅意味著幾個月的「休息」，但是對於處在行業下游的視覺特效工作者們而言，這種「休息」帶來的打擊卻是巨大的。「電影不是停了以後馬上就能撿起來的，如果在中間某一環節停了，重新開始的時候，一開始定好的演員、場地，都不一定還在，還得重新開始。所以上游一停，後面的工作全部會受影響。」黃絢這樣解釋罷工對電影流程的影響。也就是說，編劇的罷工意味著影視項目數量的減少，以及工期的無限延長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下游視覺特效公司的項目收入、工作效率都會受到嚴重影響。這種影響甚至會延續到一兩年以後，甚至直接導致這些公司收入銳減，最終關停。

另一層影響則來自這些視覺特效公司所屬的母公司。在經濟下行時期，這些母公司如果突然遇到現金流危機，或出現管理上的變動時，旗下視覺特效公司的經營狀況，也會第一時間受到影響。如上所述，深陷「倒閉潮」中的特藝集團，以及黃絢曾就職過的FuseFX公司，都是因為財務危機或者收購計劃等，關閉了旗下的多家公司。而且這種關停常常是猝不及防的，不會通知下游的員工。「上游公司有時候說破產就破產，錢是收不回來的。（如果遇到這種情況），下游小的特效公司的資金鏈，說斷掉就斷掉了。」黃絢對說。

此外，行業國際化分工導致的人力資源轉移，也成為一些歐美本土視覺特效公司業務量銳減，甚至最終倒閉的原因之一。2024



年獲得美國電視艾美獎「最佳片頭設計獎」的中國設計師史敏在視覺特效行業內有一些朋友，也比較瞭解行業的狀況。據她觀察，一些歐美視覺特效公司之所以倒閉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遠程工作模式的普及。新冠疫情之後，很多視覺特效公司發現遠程居家工作是可行的，甚至可以在海外僱用人才，於是，他們就開始將視覺特效的製作業務不斷外包至海外，以降低成本。而具體方式，就是去僱用一些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的員工。史敏的分析是符合事實的，實際上，剛剛關停的MPC公司就在加拿大、印度等多地設有分支機構，很多視覺特效工作室在擴張時，也會選擇加拿大、印度等國作為首要根據地。這些業務被新興國家吸引走之後，很多老牌的歐美公司的業務量就會越來越少，甚至最終倒閉。

面臨上述這些真切的問題，人們所擔心的AI對視覺特效行業的衝擊，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了。好萊塢動畫特效資深從業者、視頻博主「己千坊」曾在自己製作的節目中談論過AI對視覺特效行業的影響。他曾提到，現在AI生成的視頻和圖片，在實際使用中還是會出現邏輯上的bug和不穩定的問題，很多時候這些視頻和圖片是無法直接應用的，更不能適應影視行業的高標準、高要求。從他自己的工作經驗來看，短期內，AI製作的特效還是很難達到實際應用的標準。由此可見，對於視覺藝術家們而言，他們生存的最大的挑戰並不是來自高新科技，而是來自資本、行業分工等更為現實的問題。

「幕後功臣」走向滅亡
特藝集團旗下這些視覺特效公司的關停，影響還在不斷蔓延。以「業內巨頭」MPC公司為例，它的關停，讓很多對視覺特效抱有情懷的藝術家都感到痛心、難過。根據英國電影雜誌《國際銀幕》網站「每日銀幕」的報道，一家特效公司的老闆用「目瞪口呆」來形容MPC公司關停後他的心情，因為他的職業成長期都是在這家公司度過的。而業內人都知道的一個事實是，作為一家歷史悠久的視覺特效公司，MPC公司多年來不僅承包了不計其數的歐美電影的特效，還通過這些項目培養了大量優秀的視覺藝術家，促進了行業的發展。它的關停，給行業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。

這樣重要的一家公司，它的命運確實是與電影行業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。1970年，全名為「The Moving Picture Company」的MPC公司在英國倫敦成立，起初，公司只是一個有幾十名藝術家的小工作室，一開始的主要業務也是製作廣告特效。即便如此，從時間線上看，MPC還是在全球範圍內較早地涉足視覺特效領域的公司之一。因為在那時，美國大導演喬治·盧卡斯為製作《星球大戰》的特效而創立的著名公司「工業光魔」還沒有成立，而世界上第一部使用數字圖像處理的主流電影《西部世界》也是到了1973年才誕生的。

雖然成立較早，但是MPC真正聲名鵲起的時間要等到20世紀90年代——電影特效大範圍普及之時。甚至到了21世紀之後，公司的代表作才真正問世。這一系列讓MPC公司聲名大噪的電影，正是家喻戶曉的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。「哈迷」們應該都記得，在2002年推出的《哈利·波特與密室》中，有一個令人印象頗深的名場面：哈利和羅恩為趕上霍格沃茨學校開學，開著一輛老式福特汽車在天空狂奔，經過一系列驚險刺激的顛簸，最終撞到了「打人柳」上面。這段令人驚艷的特效就是MPC公司的手筆。當時，60多位藝術家花費了近一年的時間，才將《哈利·波特與密室》中的特效製作完成。通過這樣的精雕細琢，MPC公司將作家筆下的奇幻世界真正還原到了觀眾的眼前，也為自己贏得了穩固的行業地位。

憑借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精美絕倫的視覺效果，MPC公司開始一躍成為行業領袖，受到越來越多電影導演的青睞，此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，他們為無數人們耳熟能詳的影視大片承擔了製作視覺效果的工作，其中包括《納尼亞傳奇：凱斯賓王子》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《X戰警：逆轉未來》《普羅米修斯》《銀河護衛隊》《火星救援》等全球聞名的影片。憑借這些影片，MPC不斷獲得奧

斯卡等國際大獎的肯定。而在這些美妙畫面的感召之下，公司規模開始擴大，越來越多的視覺藝術家加入了這項艱辛的工作，他們默默在幕後為觀眾描繪著想像世界中的星辰大海、宇宙奇觀和奇幻生物，創造著大銀幕上的奇跡。

在這短短二十幾年的「陽春」時期裡，MPC公司開始招聘大量視覺藝術家，他們也發展成為好萊塢、迪士尼的片方最喜歡的供應商之一。不過，這樣從「小而美」的公司發展起來的文化、技術類型的企業，其命運在與國際大集團產生關聯之後，立刻發生了改變。2000年，法國著名電子生產商湯姆遜集團收購了美國公司Technicolor（特藝公司），打算藉著這家公司的資源進軍電影娛樂行業。此後，湯姆遜集團在2004年收購了當時發展不錯的MPC公司。到了2010年，他們又乾脆將集團改名為「特藝集團」（Technicolor Group）。從2014年開始，特藝集團開展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收購，將Mikros Animation、The Mill等具有影響力的特效公司都收入旗下，並將各家公司的業務進行重組合併、分拆上市等操作。

但一心轉型的特藝集團並沒想到的是，2020年之後，它會遭遇全球影視行業遇冷的困境，後來，該集團還進行了一次破產重組，又進行了兩次融資。結果，因為2023年好萊塢編劇罷工事件的發生，投資人們開始對影視行業失去信心，更不願拿出資金支持影視行業，最終導致了特藝集團財務危機的爆發。如今，很多人對特藝集團的管理層表示憤怒，認為是他們的混亂操作導致了多家優秀特效公司的關停，也讓行業內的大批重要人才突然失業，無法面對未來。此外，這些突然失業的藝術家們，手中還握有大量未完成的影視項目，未來這些影視劇何時能夠上映，也成了未知數。

客觀說來，人們也不能將視覺特效公司「倒閉潮」背後所有的問題，全都歸咎於大集團的操作失誤。如今，社交媒體大量分散著人們的注意力，娛樂工業前所未有地捲入新的變化，電影這一支配了整個20世紀娛樂工業的巨人正在被悄然瓦解，人們的觀影興趣在減退，觀影習慣從大銀幕轉向小屏，視覺特效在新一代觀眾心中早已失去了奇觀的光環，所有這一切其實才是這些視效巨頭式微的更深層原因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

小灰鷺

一動不動小灰鷺，
靜立橋上似雕塑。
阿勒河畔水豐地，
站橋灰鷺突飛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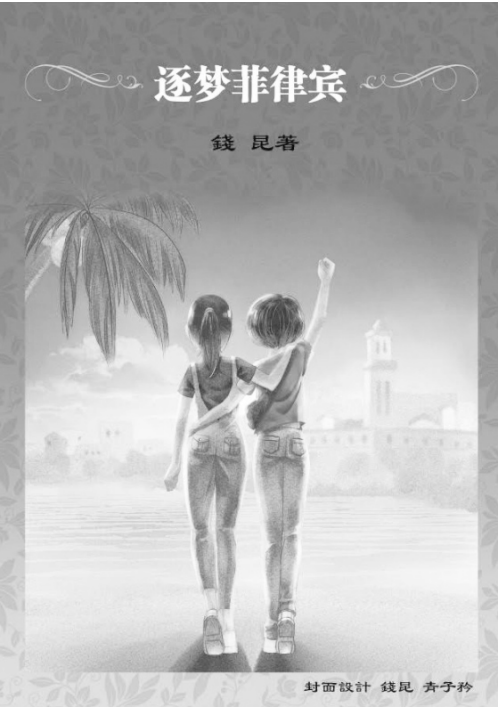
嫌長道短。」說到激動處，菲妮拿了一塊手帕，讓蓮子擦了擦那傷感而心酸的淚水。然後語重心長地對她說：「我何嘗不想找個好人家把自己嫁了。可來了這些日子，碰到了一系列的煩心事，算是明白了——現在的我們，談情說愛的時機還不成熟，而是要自立、自強、自尊和自信起來。你回想下，剛來不久，老爸特地修書一封，托校友黃晉生送到我們的住處，並請我們去邊吃邊談，席間，其獨子黃武是目不轉睛地盯著你看，送我們夜歸時，傭人不開門，他又不走，你爬牆而入，才化解僵局，但這是很失身份和沒面子的舉動；致使你們在煲電話粥時，他說了污言穢語，足見，其心裡對你的鄙視；這是無房者的痛楚；

至於麗珠的獨子Jack。為了通知我們去拿老爸托其帶來的書，電話打了十三次，樓上的女傭人才不情願地來吱一聲，等我們到他那裡去取書時，已過了一星期，他那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神態，讓我覺得，我們就像送上門的賤客一樣被輕視；

電話受制於人，出入不自由。僅此兩項，便會扼殺我們的幸福；若不儘快地擺脫被人控制的窘境，扭轉這不利的局面，交朋友沒門，談朋友更不可能，即使成了，也會被蔑視的。為此。我設計的一張前景圖。你認真地聽下，看是否切實可行？！」

蓮子是瞪大眼睛、豎起了耳朵、聚神會神地聽著菲妮由衷之言：「這裡，絕不是我們能找到好對象的地方，即便找到了，也跳不出鄧伯那代人和佳希方美等人現在所處的怪圈。

試想想，同一個你講我不懂的人捆綁在一起，那是多悲摧的一件事啊！我們要行動起來，奮發圖強，改變我們的現狀。一兩年或兩三年內賺足一筆錢，回國買套房，為自己加油鼓氣和增添自信；然後你尋求到『廈門鷺大』的『國際貿易系』去進修兩年，提高自己的學識和修養；又可在學習中尋找能包容你、疼你、愛你的人來處對象，談幾年後才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至於秘書專業不要去讀，我在鄧伯處聽到成思泉斬釘截鐵地說：『就是把他打死了，也不答應女兒去做別人的秘書！』可見，秘書的名聲不是好聽的。你有了那一張大學的文憑後，要跳出教育界轉行從事貿易工作，是易如反掌的。至於我吧，也會像你一樣，回國去找的，我已經打定主意了。」蓮子的淚水再一次噴湧而出，哽



咽著說，太太好了，你說出了我說不出來的光輝前景，姐，你是我的貴人！

菲妮把蓮子拉近後又接著說道：「我出來時，像表哥用《梅》票換來的商品房才五六萬一套；市中心高檔點的小套才近十萬。我們擁有了，人自然有了底氣。時間不允許我們蹉跎。特別是我，已是步入的大齡的行列，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；只要我們矢志不移，堅持不懈，目標很快會達成的，你信不信？！」

蓮子把頭點得跟搗蒜似地應道：「我相信！姐，從今日起，我聽你的，朝著我們的目標勇往直前。」

有了奮鬥目標的蓮子，一下子顯得精神抖擻。菲妮趁機問道：「我來之前。你的想法是什麼？」

蓮子很爽快地說：「找個好人家嫁了，但『六無』如影隨形地跟著我，加上電話不叫也不讓打，晚歸又不開門，因此雖然參加了：宗聯舉辦的未婚青年相親野營活動；也到紅娘俱樂部去登了記；並且有些熱心人的介紹，但最終聯絡者寥寥，沒有下文。唯一例外的是住在泉州東街口的，人在外貿局任職的黃超平。各方面都很合意，自從前年來菲律賓展銷產品認識後便一直聯繫至今，只是後來瞭解到他屬兔，便興趣索然。」你就那麼認定你們相配嗎？

（〇七九）